

今天我們接著看第二頁。大乘佛法與小乘佛法最大的差別就是菩提心。大乘人一定要發菩提心，小乘人沒有菩提心。什麼叫菩提心？四弘誓願就是菩提心，這是修學大乘一定要有的。四願實在說只有一願，第一願最重要，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這一願。「眾生」在佛法裡面有兩種說法，一種是廣義的說法，也就是這個名詞的本義，一切眾緣和合而生起的現象都叫做眾生，這就不僅包括動物，植物、礦物，所有一切自然現象都是眾緣和合而生起的，所以這個名詞的定義非常廣泛。就狹義而說，專指有情，我們現在講動物，這個說法從人的範圍擴大多了。四弘誓願主要是講有情眾生，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動物，有感情的。「度」這個字用現代話來說就是幫助他、協助他，他有苦難我們幫他解決，他有迷惑我們幫助他破迷，度眾生就是幫助一切眾生，就是我們今天講的為社會服務，為大眾服務，在佛法都是用「度」字來含攝，這個願非常的廣大。

為了要幫助一切眾生斷煩惱成佛道，你本身要有能力，否則的話，有這個願沒有能力，這個願是空的，這個願永遠不能實現。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才能夠幫助眾生、造福社會？中國人常講「品學兼優」，要有良好的品德與學問。底下兩願就是培養自己的品德學問，第二願「煩惱無盡誓願斷」是成就自己的品德，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是成就自己的學問，有品德、有學問才能造福社會。

末後一願，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，為什麼要有這一願？沒有這一願，我們對於社會、對於眾生的貢獻不能夠圓滿，為什麼？智慧、品德沒有達到最高峰就不會圓滿，所以一定要成就佛道，成佛道就是成就究竟圓滿的智慧。由此可知，後面三願都是要圓滿第一願

，四弘誓願是以第一願為中心。

修學大乘佛法都稱之為菩薩，菩薩一定要發菩提心，一定要具備這四大弘願，這四願就是菩提心。馬鳴菩薩在《大乘起信論》給我們解釋菩提心，是「直心，深心，大悲心」，釋迦牟尼佛在《觀無量壽佛經》裡面給我們講的是「至誠心，深心，迴向發願心」，說的名詞不相同，意思是相同的。如果我們把這兩個說法合起來看，菩提心的意思就很清楚。

菩提心跟儒家所講的「誠意、正心」確實完全相同。儒家講「誠意」就是菩提心裡面講的「直心、至誠心」。儒家講「正心」是把菩提心的深心跟大悲心合在一起，合成一個；佛法也就是把儒家「正心」分開來講，分開成兩個，兩個就更詳細。直心就是菩提心之體，就是至誠。至誠，誠的定義，過去曾國藩在讀書筆記裡面給「誠」下了個定義，這個定義非常符合佛法所說的，他的定義說「一念不生謂之誠」，也就是六祖所說的「本來無一物」，那是「誠」。如果心裡頭有一物，這就不誠，就不是真心。真心起作用，這個作用一個是對自己，一個是對別人，對自己就是深心，深心就是清淨心，對自己心地清淨，這是最高的享受；對別人就是大悲心，大慈大悲。《觀經》裡面講「迴向發願心」就是大慈悲心。將自己所做一切功德與大家共享，這叫「迴向」。「發願」，就是前面的四弘誓願，發願能夠利益大眾、造福大眾，這個心量非常廣大。

真正要將菩提心顯發出來也不是個容易事情，每個人都想發這個心，心發不出來，實在講這個心是我們自己本來具足的，六祖大師說得很好，「何期自性，本自具足」，本來具足的現在為什麼發不出來？佛跟我們講有障礙，必須把這個障礙去掉。障礙是什麼？一個是煩惱，前面講的斷煩惱，另外一個就是所知，所以有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。這是兩種障礙，一個叫「煩惱障」，一個叫「所知

障」，障礙我們自心本具的菩提大覺，所以心發不出來。儒家講的也是講這樁事，所以在「誠意正心」之前有「格物致知」，實在講儒家的格物致知就是佛法裡面講的破煩惱障、破所知障。「物」就是物欲，就是欲望，格物就是把物欲捨棄，把物欲放下。「格」是格鬥，我們要跟五欲六塵格鬥，一定要戰勝它，也就是要克服它。

「格物」就是佛家講的「斷煩惱」，「致知」就是佛法裡面講的「學法門」，然後意才能誠，心才能正。誠意正心底下的效果就是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平天下就是以平等心看待天下一切眾生，這就是大乘佛法常講的佛知佛見。佛菩薩是以清淨心、平等心來觀察世間。儒家實在講是提出個大綱，而佛法講得非常詳細。

大乘佛法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礎上，它修學具體的大綱就是「六度」，六度的綱目：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」，這在《華嚴》說得特別詳細。《華嚴》用十代表圓滿，所以它把六度也說成「十度」，「十度」是後面再加「方便、願、力、智」，實際上這四種都包括在「般若」裡面，所以是把「般若」這一度展開詳細說。

「布施」非常重要，也就是修學的手段，非常重要。我們在《金剛經》，尤其是江味農居士的《金剛經講義》，他對於布施說得特別的詳細。江居士一生專攻《金剛經》，在《金剛經》上下了四十年的工夫，他的註解可以說是古今《金剛經》註解的集大成，你看他這部註解等於是把古今一百多種註解都看了，這是很難得、很好的註解。初學佛的人如果著重在佛學常識這一方面，那《金剛經講義》就非常好，法相名詞、專門術語都解釋得很清楚，所以可以把它當作佛學常識來讀。布施歸納起來講，有三大類，第一種是「財布施」，第二種是「法布施」，第三種是「無畏布施」。

我在過去初學佛的時候，第一次跟章嘉大師見面，我那個時候

很年輕，二十六歲，見章嘉大師。我見他的時候，我告訴他老人家「佛法很好，我很幸運，很想學，有沒有方法讓我很快的就能夠得到？」章嘉大師教學的方法是道道地地中國過去祖師大德傳統的教學法，他就一點都不囉嗦。我提出這個問題，他看著我，很注意的看著我，看了半個小時。他看著我，我看著他，看了半個小時。實在講這是他的一種方法，用這個方法把你整個情緒、心境定下來，半個小時就說一個字。我們在等，很專心、很用心的在等他開示，等了半個鐘點，他說了一個字，他說「有」，有方法，說了一個字又不說話了，又等了差不多有五分鐘，時間沒有那麼長了，他老人家慢吞吞的說了，「看得破，放得下」，他說的語氣很慢。我們是沒有這個修養，沉不住氣，我立刻第二個問題接著問，「從哪裡下手？」他老人家說了兩個字，「布施」。第一次見面，我跟他在一起坐了兩個小時，沒有講到十句話，很受用，那種氣氛攝受能力非常難能可貴，過去沒有這種經驗，這個話一個字一個字能夠叫你永遠記住不忘。他跟其他一般人解答問題不一樣，向其他的法師大德們請教問題，他跟你說了很多很長，說到最後不曉得他說些什麼，章嘉大師言語簡單。由此可知，布施可以說是菩薩從初學一直到成佛都不能離開。

我那天離開，章嘉大師送我到門口，非常慈悲的跟我說，他說「我今天跟你講了六個字，你好好的去做六年」，他叫我去做六年。我們第一次見面，還真聽話，就真去照做，做了六年果然就有感應，這個感應就是出家的因緣，自己就曉得好像出家因緣成熟。那時我在台中，我跟同學們講，大概六個月之內一定出家，我說這個話不到一個月，一個月之後台北就有法師請我出家，前後一共請了九次，我看他心很誠就答應了。所以我出家不是我找師父、找廟，是師父請我的。因為我出家是有很多條件的，決定不趕經懺，決定

要給我時間研究經典，我要走弘法的路，我不做法會、不做經懺佛事。到台北出家，我每個月要到台中去住一星期親近李老師，那麼往返台中的費用寺廟要幫我負擔，很難得，大概在台灣這種特殊的例子找不到。條件統統談好了，我就答應出家，所以有預感。

佛告訴我們布施，你只要修這個因，後面必然有果報，財布施的果報是得財富，發大財的這些人是前世修的財布施。法布施得智慧，你所懂的方法、技能能夠很歡喜的教給別人，傳授給別人，這是法布施。法布施的果報是聰明智慧，這個世間有許多很聰明的人是前世修的法布施。無畏布施的果報是健康長壽，無畏是說有一些眾生身心不安有恐怖，你能夠保護他，使他離開恐怖，這叫無畏布施，所得的果報是健康長壽。我們觀察這個世間有很多確實是富貴人家，有地位、有財富，並不很聰明，這就是他前生修的財布施，偏重在財布施，法布施少，所以就得這個果報。有些人非常聰明，但是一生生活非常清苦，這樣的人就是佛法講的他前一生的法布施多，財布施少，所以他有聰明智慧沒有財富。在我這一生當中所看到的，我看方東美先生是前生修的法布施多，沒有修財布施，所以一生很清苦。他在台大當教授拿了一點薪水，他告訴我，有的時候遇到好的參考書想買沒有錢買，清苦到這個程度。

他是真正有遠見，三十多年前我們親近他的時候，他也常常講台灣的教育全盤失敗，他說以後的麻煩大了，在那個時候說我們還沒有很深的體會。他告訴我們，台灣是個小島，是個海島，在這樣一種地區、地域之中，大學只要有兩所就夠了，不應該辦這麼多大學。大學辦多了，大學是訓練培養通才，將來這些人才都出來了，到時候沒有那麼多位子坐就要造反了，就要打架了，社會問題就嚴重了。三十年前講的，三十年之後我們就看到了，他的眼光很厲害。三十年後這種台灣動亂的社會現象就出現了，三十年前就看出來

了。他說應當向科技發展，一個海島只有兩個方向，一個向海上，一個是天空，他說我們應當多多的培養航海、航空人才，往造船、造飛機的方向努力。實在講如果三十年前我們政府採取他這個做法，今天台灣是世界上第一強國，那個富有是決定遠遠超過日本，我們是造船的王國、造飛機的王國，那還得了！中國人有的是聰明智慧。向這一方面去研究發展的確是非常好的一個方向，可惜教育機構沒有採納他的意見。真正有學問、有遠見，那麼一生非常清苦，佛經一對照，這就是前世法布施修得多，財布施修得少。所以布施，我們要想自己財富不缺乏，財用夠就好，智慧增長，健康長壽，佛告訴我們要修因，那三種是果報，不修因哪來的果報？果報是從修因當中得到。

第二，「持戒」，持戒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守法。戒律就是生活規範，也就是今天我們所講的法令規章，這一定要遵守，大家都不遵守，社會就亂了，所以佛教給我們一定要培養守法的觀念。家有家規，國有國法，這一定要遵守。我們中國人很奇怪，到外國很守法，買東西排隊規規矩矩，可是一回到中國之後他就不守法了，一點秩序都沒有。由此可知，守法不是不能做，好像在中國社會沒有這個習慣，實在講外國人這種守法的觀念是我們應當要學習的。

戒律是活的不是死的，它的精神只有兩句話，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。諸惡莫作是小乘戒，眾善奉行是大乘戒。大小乘從哪裡分？小乘戒就是專門對自己，不是對別人，大乘戒不是對自己是對別人，大乘是利益一切眾生。小乘是獨善其身，兼善天下是大乘。所以大乘戒是眾善奉行，與一切眾生有利益的事情我們要盡心盡力去做，為什麼？盡心盡力去做就是布施，我用我的財富去做是財布施，我用我的智慧去做是法布施，我用我的勞力去做是無畏布施，三種布施具足，所以果報很圓滿。一定要為一切大眾犧牲奉獻，一

定要這樣去做。自己清心寡欲，欲望愈少，生活愈是愉快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中國古人所說的「人到無求品自高」，無求於人，這個身心自在，這是真正的幸福美滿，但是一定要發心貢獻社會，無求於人還是要貢獻社會，這是佛法的精神。

關於戒律，佛講得很多，在三藏裡面它稱之為律藏，由此可知，佛對於社會秩序與人際關係非常重視，這才能夠確實保障世界的和平。佛經裡面主要是講原理原則。因為這部分是我們的生活規範，所以佛也講得很微細，這個微細的解釋制定許多戒條，就好像法律條文一樣。諸位一定要知道，它是當時三千年前印度那個生活環境裡面制定的，現在時代變了，我們今天的思想、意識形態、生活方式統統都變了，所以那些戒條已經很不適用了，適用的戒條不多，不適用的佔大部分，所以戒律一定要講求現代化、本地化，精神不變，條文可以修訂的。所以戒律傳到中國，這唐朝時候，百丈大師給中國寺院定了一個清規，馬祖建叢林，百丈立清規，中國叢林制度是百丈跟馬祖兩個人創始的。馬祖道一禪師，《六祖壇經》上有他的老師，他的老師是懷讓，懷讓的學生就是道一和尚，他姓馬，禪宗裡頭稱他為馬祖，不是台灣的馬祖，跟那個完全不相同，這是道一禪師。這個清規就是戒律的中國化、本地化、現代化，因此以後在中國每一座寺院都有它自己的規約，所以你曉得這個精神就知道它的可貴。

我們到外國一定遵守外國文化。每一個時代，每一個地區，他們的風俗習慣、道德觀念，都包括在持戒守法裡，我們能遵守，跟當地人、當事人融成一片，他們就很樂意接受佛陀的教育。所以我見到有一些法師大德到國外來弘揚佛法，法緣很不殊勝，沒有人聽。第一天有人聽，人愈來愈少，講了三、四天都沒人了，什麼原因？說實在話，他所講的佛法沒講錯，按照古人的註解去講怎麼會講

錯？沒講錯，不過講的不合時代。他叫人學佛，譬如我們選唐朝人的註解，好註解，叫外國人去做中國人，還得要做中國唐朝的人，這怎麼行！怎麼能接受？當然不能接受，所以雖然講得沒錯，但是不契機。所以給中國人講有中國人的講法，跟外國人講有外國人的講法，必定要符合他們的生活方式、意識形態，這樣他聽起來就有興趣，所以佛法要靈活運用。

《金剛經》上說得很好，佛無有定法可說，所以佛法是活的。我常常比喻佛法像一棵樹，樹根、樹幹不變，枝葉花果年年發新芽，年年開新花，年年結新果，那是新的。這就是經典文字是不變的，講解是千變萬化，同樣一部經，漢朝時候是一個講法，當時人得利益，到唐朝時候又是一個講法，你看漢朝註解跟唐朝註解裡面的講法就不相同，為什麼？它要適合當代人。假如漢朝的註解唐朝還能適用，唐朝人何必要註新的註解？何必找這個麻煩？就是雖然在一個地區，時代不相同，需要不一樣，講法就要有變動，還是一樣的經文，講法不一樣。那麼到宋、元、明、清，你看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解釋法，經文沒有動，在應用的時候它有無量義，這稱之為「經」，超越了時間、空間，這是很了不起的。它的文字是活的不是死的，所以對中國人有中國人的講法，對日本人有日本人的講法，對美國人有美國人的講法，不是一成不變的，這才能利益眾生。所以佛法一定要開智慧，開智慧一定要心清淨，清淨心起作用，這是通權達變，你才能夠運用自如。這是舉戒律的一個例子，所以它是講的原理原則，原理原則決定不變，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。

戒律是手段，布施、持戒都是手段，乃至於忍辱。佛法到中國，翻譯的時候，六度裡面，意思就是「忍」，為中國人特別加上「辱」，因為佛法到中國來之後，看到中國人有一個很嚴重的執著，



中國古人所講的「士可殺，不可辱」。士是讀書人、知識分子，殺頭沒有關係，侮辱不行，把侮辱看得比死還要重，所以你看得這麼重，翻經的時候就翻「忍辱」，辱能夠忍那還有什麼不能忍？沒有不能忍的，所以就採取「辱」。這個字實在講是專門對中國人而翻的。這是叫我們要忍耐，無論什麼事情。忍耐又分為三大類，第一類是自然的災害，我們要忍。第二種是人為的加害，也要忍受。第三種就是修學，讀書修學也要有耐心，沒有耐心你的學業不能完成。大學四年，你得有四年耐心，沒有四年耐心你學業不能成就，學佛法的時間更長，所以一定要有長遠心、有恆心去學。

「精進」，「進」是進步，永遠在進步，不斷在進步，而且精，精是精純，這才能夠達到底下一個目標，就是「禪定」。定從哪裡得來的？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才能夠得定。通常簡單講就是戒、定、慧，因戒生定，因定發慧。細講，禪定前面的預備功夫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。布施簡單講就是放下，放下什麼？把心裡面的妄想、執著、煩惱、憂慮、牽掛統統放下，我們的心才清淨。無論是自己獨處或者是與大眾接觸，我們守法，守法就不會有外面干擾。更能夠忍辱，縱然有人對我們誤會，我們也不必去計較，這樣心才真正能夠定得下來，功夫成就了。定能生慧，「般若」是梵語，翻成中國的意思就是覺，所以智慧是從定得來的，定是前面四種功夫成就，這是大乘菩薩修學的六大綱領。

修行是修正行為，這一定要認識清楚。現在有很多人認為修行一定是每天念經、念佛、拜佛，那只可說是修行裡面的一種方法而已，無量無邊的方法之一。我們要不要這樣做？不這麼做也一樣。真正修行在哪裡？起心動念。我的想法、看法錯誤了，立刻要回過頭來，修正過來，這叫修行。真正修行是在心地下功夫，是在生活行為，寺院裡面做的課誦那是形式，在寺院裡面這個形式是必要的

。我們在家學佛有早課、晚課，早晚課在初學人來講是必要的，到提升到一個境界這就不是很重要了，不注重形式。初學的人，形式是提醒自己，早課是提醒，提醒自己今天不要忘記佛給我們說的教訓，我們要做到。晚課是做反省的功夫，我今天有哪些做到、有哪些沒有做到，沒有做到的希望明天能夠做到。所以早晚課真正用意是在此地，早晚課絕對不是念給佛菩薩聽的。所以早課是提醒自己，晚課是反省，改過自新。

「十大願王」，《華嚴經》普賢菩薩，這可以說是大乘佛法裡面最高級的境界，那些菩薩們修行的綱領，這是十大綱領，稱為十大願王，第一個是「禮敬諸佛」，經上跟我們說得很多。諸佛是誰？哪些諸佛？佛在《華嚴》、《圓覺》裡面告訴我們「一切眾生本來成佛」，所以這個十願是很不容易，要把我們以對待佛這樣最恭敬的心對待一切眾生。你對任何一個眾生不敬就是不敬佛，這一條是真難修，所以這是大乘佛法高級菩薩來修的，真正是平等心，所以對待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沒有不恭敬，是一個清淨的恭敬心處事待人接物。佛這樣教給我們，實際上儒也是的，《禮記》翻開來第一句就是這個意思，第一句是「曲禮曰：『毋不敬』」，就跟普賢菩薩這一條完全相同，所以佛法到中國會被中國人這樣的熱愛接受真的是有道理。孔子跟釋迦牟尼佛沒見過面，沒有會談過，他們的見解在很多方面都是相同的，觀念、方法都相同。教我們禮敬，敬是本性、性德，對人要敬，對物要敬。對物，譬如桌子，你每天把它擦得很乾淨，擺得很整齊，這是對它的禮敬。對事，任何一樁事情你決定盡心盡力、認真負責，這是對事的禮敬，不在乎這個事做得圓不圓滿，盡心盡力即使不圓滿也是圓滿。所以這個十願都是以人、事、物為對象，所以稱之為大願，都是恭敬心、真誠之心。

第二，「稱讚如來」。稱讚跟禮敬就不一樣，禮敬是完全沒有分別，完全平等，對好人禮敬，對惡人也禮敬，惡人也有佛性，他不是沒佛性；對佛菩薩禮敬，對妖魔鬼怪還是禮敬，應當要平等的禮敬。不能說佛菩薩我要對他特別尊敬，他一天到晚做惡事，壞人，我對他就差一等，這是凡夫心，這個心不平等。你的心不平等就是還有迷，還沒有覺悟，真正覺悟的心是平等的。「稱讚如來」，如來跟佛有什麼兩樣？有兩樣，佛是從形相上講，這個沒有分別，如來是從本性上講，這個意思就是說這個人的思想言行與真如本性相應，我們應當要稱讚，與真如本性相違不能稱讚，禮敬而不稱讚，這個諸位讀《華嚴》就能了解。

《華嚴經》裡面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五十三位善知識，這五十三個人是什麼樣的人物？男女老少、各行各業，實在講就是代表我們現實的社會。我們從早到晚所接觸的各行各業，這些人物裡面有行善的、有造惡的，所以這五十三位菩薩裡面確實就是表現這個。五十三個人以出家身分出現的有五位，其餘統統是在家，有從政的、有經商的、有做工的、有教學的、有做醫生的、有航海的，還有天文學家的，樣樣都有，各行各業都有，有婦女也有小孩。這些人，有些人的思想言行是正確的，有些人所作所為不正當，善財童子對他有禮敬沒有讚歎，所以我們講讚歎如來，如來是講性德。這五十三個人，善財童子對三位菩薩不讚歎，第一位是勝熱婆羅門，這個人代表愚痴，他做事情愚痴，所以善財童子尊敬，一樣的禮敬，對他沒有讚歎。第二位是甘露火王，這個人代表瞋恨，脾氣很大，稍稍得罪，他就要懲罰，很嚴重的懲罰，殺人如麻，善財童子也恭敬，不讚歎，這個行為不讚歎，與本性不相應。第三個人是伐蘇蜜多女，她是妓女，所以善財童子對她很尊敬也不讚歎。這是代表貪、瞋、痴。

所以五十三參實在講就是我們眼前現實的社會，社會裡面一切人、一切事物我們要禮敬，但是他所作所為是善的，對這個社會有利益，我們讚歎他，如果對這個社會不是個善行，是不善的，我們對他禮敬不讚歎，差別在此地。所以《華嚴經》末後的四十卷，可以說就是這十大願王如何運用到生活上，如何運用在處事待人接物上，做出一個樣子給我們看。所以方東美先生對這部經是讚歎備至，他說《華嚴》是全世界最好的一部哲學概論，他說它有圓滿的理論，有周密的方法，後面最難得的還表演，做出樣子來給我們看，這真正是難得，是最圓滿的一部好書。

第三條，「廣修供養」。供養就是布施，布施而稱之為供養，這是講有恭敬心，布施裡頭不見得有很恭敬的心。因為前面有禮敬諸佛，布施又加上禮敬就是供養。

「懺悔業障」，什麼叫做業障？障是障礙，障礙了我們自己本有的智慧德能，障礙去掉了，本性的智慧德能就透出來了。像六祖開悟了，開悟是什麼？障礙去掉了，本性顯露了。他向五祖提出他的心得報告，這是五祖在半夜傳法給他，這是講《金剛經》，《金剛經》沒講多少，講到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他就悟了，障礙就去掉了，下面不要講了，下面都通達了，什麼經都不要講了，世出世間一切法都通達。所以他提出他的心得報告，「何期自性，本自清淨」，心本來是清淨的，不是從外頭得來的。「何期自性，本自具足」，我自己心中，世出世間法裡頭沒有一樣缺乏，智慧、功德、才藝、能力，樣樣不缺乏，是我們一般世間人讚歎神的話：「全知全能」，自性是全知全能。末後一句話說得更好，「何期自性，能生萬法」，虛空宇宙這萬法從哪來的？都是從自性變現。

所以現在我們自性不能起那麼大的作用就是因為有障礙，這個障礙就是業障。業障有兩大類，前面所講的煩惱障、所知障。怎樣

懺悔？我們每天在佛菩薩面前磕頭拜懺就懺掉了嗎？沒這回事情，我看你是愈拜業障愈多，真的是搞錯了。諸位要知道，心清淨就沒有業障，障礙就去掉了。修覺正淨，業障就消除，這叫做消業障。就好像我們拜梁皇懺、拜水懺，夏蓮居老居士也用這個來接引初機，喜歡拜懺，我編個本子給你拜，夏老居士特別編了一部《寶王三昧懺》，這本書的經文是夏老居士會集的，《寶王三昧懺》跟《淨修捷要》都是他編的。經是講理論的，懺跟捷要是修行的方法，所以解行都在一本，特別印成一本便利於專修淨土的同修們用，專修這一本就夠了，全都在其中。我們這個本子印了很多，供養大眾。諸位要知道念佛就是懺悔業障，讀經也是懺悔業障，心裡頭的妄想、雜念多，業障很重；妄想、雜念少，業障就輕，所以你要曉得什麼叫業障，怎麼去懺除，心真正清淨就沒有業障。

第五教給我們「隨喜功德」，這是特別對治眾生的嫉妒心，嫉妒心是大煩惱。所以佛教給我們見到別人的善行，見到別人的好事，不但不要嫉妒，應當要生歡喜心，不但要生歡喜心，應當盡心盡力幫助他，成人之美，要有這個心量。為什麼？他好，不是他一個人好，他會帶給整個社會好，所以我們一定要盡心盡力去幫助，不可以嫉妒，嫉妒就是造罪業。現在教育裡面不講這個，都講求追求各人的利益。實在講中國古代的教育是教人念念要想到大眾的利益，想到國家社會整體的利益，中國古代教學，儒家是教給我們這個，就是在形式上也表顯得很明白，時時刻刻提醒自己。

從前做官，做地方官吏（縣市長、父母官），他要「作之親、作之君、作之師」，所以地方官吏有這三個使命。「親」是什麼？要把老百姓看作自己的子弟，這樣去關心他，這樣去愛護他。「君」是領導人，你要去領導他。「師」是老師，你要教他。比現在講公僕這個意思殊勝得太多。僕是僕人，這個關係哪有父母對自己家

人那麼樣的親切，不一樣。做官戴的帽子叫「進賢冠」，這帽子像樓梯一樣，後面高出來，前面低一級，後面高一級，這代表什麼意思？代表念念當中希望底下一代要高過我們，我們的社會才有進步，國家才有前途，所以天天看著這頂帽子就想到要培養底下一代，希望下一代超過我們。現代人不去研究，不去探討，一句話把它抹殺掉，「專制」，這就很糟糕，它並不專制，所以人家問我贊成什麼制度？我說我還是贊成皇帝，皇帝出來了，天下太平，老百姓真正享福。這是講的「隨喜功德」，現在的話說「成人之美」。

第六是「請轉法輪」，佛法教學是用法輪來表法，換句話說，「輪」在佛教裡面是標誌。通常佛門裡標誌有三種，一個是「卐」字，一個是蓮花，用這三個來代表。「卐」字代表吉祥，萬德吉祥。蓮花代表清淨，代表超越。蓮花的根生在泥土裡，泥土是染污，染污代表六道，蓮生出來之後，它當中有清水，從泥裡面長出來，水代表四聖，這就是十法界。水代表四聖，四聖就是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，蓮花開在水的上面，這就是超越十法界。由此可知，佛教給我們，《金剛經》上說得很好，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」，「法」是佛法，佛法是手段不是目的，你不能執著，到最後佛法也捨掉，你才頂天立地。所以它是代表這個意思，也就是到了真正的清淨，連佛法都不染。我們在沒有達到這個境界的時候，我們要，這好像過河一樣，在沒過去時我們要船，過河了，這船就不要了。佛法是手段不是目的，目的是恢復你自己的自性，你自己自性圓圓滿滿恢復了，一切諸佛之法都不要了。這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工具，沒有牽著我們鼻子走，不是說它那個是正確的，你要不捨它，那你糟糕了，不捨它，你永遠不能達到目的地，就好像我過河要坐船，捨不得離開船，那你怎能到達彼岸？到達彼岸一定要把它捨掉，所以到最後佛法也要捨。佛法給我們做一個工具，不是目的，這要曉得

。這講得的確是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實在叫一切眾生得利。

蓮花代表清淨，法輪代表空有不二。輪是圓，諸位曉得有圓周，圓心就是「空」，但是不當作「無」講。空是有，雖有沒有痕跡、沒有形相，所以叫空。《心經》裡面講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」，「有」從哪裡來的？「有」從空來的，所以它不叫無中生有，叫「空中生有」。空是有，空不是無，無不能生有，空能生有，所以空叫真空，有叫妙有，空跟有是一不是二，這非常難懂。我們今天把空跟有分成二不是一，所以這個裡面問題就很多，許多問題就產生，如果哪一天曉得空跟有是一不是二，就是夢醒了。《心經》雖然很少，二百六十個字，非常難懂，完全是如來果地上的境界，是六百卷《大般若》的精華。現在差不多學佛的人都會背誦《心經》，都念得很熟，意思很難懂。法輪代表佛法，佛法是講「性相一如，空有不二」，所以用輪來代表。請佛講經就是「請轉法輪」，「轉」是從那個地方運轉給我們，就是把佛的知見傳授給我們，「轉」就是有傳授的意思。

第七，「請佛住世」。畢竟我們一般人不是天才，不可能佛給我們講一次、二次我們就開悟了，像六祖那樣的天才在中國歷史上也很難找得到，像他那樣可以，聽一次、二次他問題就解決了，大多數的人不行，必須要長時間的學習、薰修。換句話說，親近老師就很重要，希望老師住下來，不要離開老師，我們能夠有長時期跟他學習才能成就，所以這是要「請佛住世」。中國、古印度都重視人才，人才是國之寶，真正的國寶是人才，所以一個國家、一個領導人，賢明的領袖能夠重視人才，他的國家一定興盛，如果不重視人才那必然衰退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重視人才、培養人才、運用人才，讓人盡其才。「請佛住世」，就是長期在這個地方教學，這是佛門常講的建立佛法。

道場等於現在的學校。我前年到大陸，大陸佛教會趙會長，趙樸初，我們遇到之後，他對我也非常的客氣，請我吃飯，我們談了四個多小時，於是了解大陸上現在的佛教政策。他告訴我，佛教的寺廟經過文化大革命，破壞得非常徹底，比佛教在歷史上講的「三武之難」還重，有許多寺廟完全變成平地，已經看不到了，什麼都沒有，破壞太徹底了。現在的政策是三百年以上的寺廟，有歷史的或者是知名度很高的優先恢復，所恢復的都提供做觀光旅遊。我跟他講這個做法我很同意，我說如果要我來做，我也是這麼做法，為國家帶一筆收入。講到觀光，中國大陸的觀光資源世界第一，江山之美好，全世界都沒得比，所以一定要開發出來，吸引觀光客給國家帶來收入。

那些地方說老實話不能修道，天天觀光客那麼多你還修什麼道？不能修行了，不可以修行了，所以我建議另外再建道場，建道場不必建宮殿式的，建學校。他現在在全國有不少的佛學院分布在各省，我提供他一個構想，我說佛教有十個宗，每一個宗建一個學院，十個宗合起來就是一所佛教大學，佛教大學的校本部可以設在北京，各個佛學院可以分布在各省，但是建的時候要建現在學校的方式，不要建宮殿式的寺廟，做為佛學研究工作，使全世界研究佛學的，我們這裡能提供場所、提供設備，這是很好的做法，也能夠叫全世界學佛的都能到中國來學習。這十個學院是一所學校，學院附近的就是修行道場。

修行道場，夏蓮居居士提倡的這個名字很好，淨土宗「淨宗學會」，這個很好，學院就「淨宗學院」，修行的道場就叫「淨宗學會」。禪宗的，「禪宗學院」、「禪宗學會」。這個寺院的名稱全都不要了，這都看不懂，一講到「寺」就認為是迷信的。我們今天叫「學會」，這是新名字，不至於叫人誤認為這是迷信，所以「名



不正，則言不順」，把這個名稱改過來。就是不要多，現在交通便捷、傳播工具發達，我們只要設個學院、設個道場就夠了，可以能夠把全世界的佛教引導過來。我給他這麼一個構想，他聽了之後也很歡喜，但是有沒有做我還不曉得，今年下半年我有時間再到北京去看看，問他有沒有去做。古道場全部開放觀光，修學道場另外找地方新蓋，這樣才能把佛教真正復興起來。這個復興純粹是傳統的教育，佛陀教育不是宗教，把宗教給擺脫了實在講是無量功德，那是大好事。

十願前面七條是願，後面三條是迴向，後面是「常隨佛學、恆順眾生」，我們要學這個樣子，誰是我們的樣子？佛是我們的樣子，我們要學得跟佛一模一樣，菩薩是我們的樣子，所以寺院裡面供設的佛像就是個樣子，就是叫我們常想我們要學他，學得跟他一模一樣，自利。對人要「恆順眾生」，要能隨順眾生，與眾生不要有衝突、磨擦，和睦相處，任何問題都能夠解決，都可以融通，沒有對立。凡是對立的都是對於問題沒有透徹的理解，真正理解不可能有對立，對立都是產生在誤會，誤會就產生對立，才会有衝突。所以這個世界是圓融的，人生實在是美好的，佛教給我們「恆順眾生」。末後，「普皆迴向」，這是講自己的心量無限量的擴大，把自己的心量拓開，自己所有的成就與一切眾生共享，這是迴向。

下面第五小段是講課程標準，佛教裡面的課程標準有三大類，就是戒學、定學、慧學，那麼在佛教經典裡面就是三藏經典，戒學是律藏，定學是經藏，慧學是論藏。那麼又分為小乘與大乘，小乘有聲聞、有緣覺，分為這兩大類。聲聞就是完全接受佛教學而成就的，緣覺不是經過佛教學，是他自己進修學成的。你雖然不是跟佛學的，或者跟其他人學的，或者自己自修的，到達這同樣的程度佛完全承認，不一定說你一定要跟我學，不跟我學我就不承認，自己

成就的佛一樣承認。大乘裡面又分為「藏、通、別、圓」，這是天台家分為四教；賢首就是華嚴宗，分為五教，就是「小、始、終、頓、圓」，這是分得更細。課程標準簡單跟諸位介紹到此地。

下面一段主要是說明它的教學法，它的教學法跟中國古老傳統的教學法有很多相似之處。它的教學分為四個階段，就是「信、解、行、證」，一般統統是這樣。我們今天用這個教材把整個佛法跟大家做個概略的介紹，目的在哪？信。你認識它、了解它，你就會信它，你不會再說這是迷信，對於佛教是什麼你都搞清楚了，建立信心。你有信心，如果你有興趣去研究、去修學，那你就可以入門了。「解門」在經典裡面也是佔了絕大多數，反而「行」沒有「解」的分量多。以《華嚴經》來說，《華嚴經》在解的部分差不多整整佔了二分之一。如果就《八十華嚴》來講，我們撇開《四十華嚴》不談，《八十華嚴》的解門佔三分之二，全經三分之二是給我們講理論，由此可知，它重視理解，重視在理論上。「行」，這是講認真去修、去做。所以它是信、解、行、證四個階段。

五年學戒，定慧等學，這是昨天跟諸位解釋過的。五年學戒不是學戒定慧的戒，是老師的教誡。老師教你怎麼做，你要百分之百的做到，不可以違背，要照老師指導的去做。這五年教學的中心就是定慧等學，修定修慧。在教下多半是讀經，譬如你學華嚴宗，你這五年就是念《華嚴經》，沒有講解，不須要理解，你就念，因為它的目的是用念經的方法叫你得定得慧，這個慧是根本的智慧，根本智慧是《般若經》上所講的「般若無知」，它先求「無知」，先五年的時間修定，修「無知」。「無知」叫做「根本智」，「無知」起作用就是「無所不知」，所以這是現在一些人很難理解的，「我們都要求知，為什麼求無知？」他不曉得「無知」是根本智。所以《般若》上說「無知而無所不知」，先用五年的時間修「無知」

，這是跟我們現在一般觀念完全不相同，所以一般人很難接受，但是佛法這種教學在中國將近兩千年，都是用這個方法得到真正的智慧。

五年之後就求解。五年學戒完全建立在學生對老師的信心，培養定慧。五年之後就參學，參學就是求解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那就是什麼都可以看，什麼都可以聽，什麼都可以讀，什麼都可以接觸，為什麼？你已經有定慧的基礎，你有能力辨別是非、善惡、邪正，所以老師開放你去參學。你沒有這種能力，老師不會讓你出去，一定把你看得很牢，他是這麼個教學法，這種方式。

還有一個特色就是進修，進修就是「結夏安居」。參學就是真正做格物致知的功夫，這叫真正修行。進修教育是佛教非常好的制度。佛的學生學成之後都是到外面去教化眾生，代佛教化，把這個教育普遍弘揚。雖然教化眾生，每一年還要跟佛在一起住三個月，進修教育。像放暑假了，進修教育多半在暑假，天氣太熱，大家聽經都懶洋洋的，都沒有來，所以這個時候就停止三個月。停止三個月當中，學生是放假了，自己回家修行，老師還要上課，還要回到佛的地方跟佛求學，因此他就不斷的在進步，所以這個制度非常之好。好像現在學校放暑假，老師要進修教育，老師不能空過，一定要提升他的品德，提升他的學術，增長他的經驗，希望底下一個學期的教學能夠達到更圓滿的效果，所以老師沒有休息。這個制度非常之好，結夏安居。佛陀在世結夏安居是從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，整整三個月，這是進修教育，這種方式在佛教裡面任何一個宗派、任何一個法門都沒有例外。

底下講「宗」，「宗」是專門指禪宗。「教」，除了禪宗之外都叫做教，教是從經典下手，就是從教科書下手。禪宗下手不用教科書，你們念《六祖壇經》，六祖大師在黃梅沒有教科書，所以它

不用教科書，它很特殊，所以把它列在另外一段。佛家本身稱宗教是這個意思，跟我們現在這個宗教的概念完全不相同。佛家稱宗教，宗是宗門，教是教下，這兩個系統教學的方式、手段完全不一樣，除了禪宗之外，都是從經典下手。

有顯宗、有密宗，顯是講開顯，密是祕密，這個祕密實在講是深密，嚴格講佛法沒有祕密，有祕密一定是見不得人，不是好事情，好事情哪有見不得人的道理？所以佛法這個密是深密，太深了，不是淺學的人能夠理解的。密是深密，不是神祕、不是祕密，是深密。無論是顯教、密教、宗門、教下，可以說修學都是這樣的層次，都是這樣的過程。

另外佛門的一個特色就是僧團，和合僧團，它有六條戒律，這六條戒必須要遵守，這叫做根本大戒。因為佛教是個團體，就像學校一樣，學校有校規，這是佛教學校的校規，釋迦牟尼佛制定的。第一條是「見同解」，見解要相同，見解不相同那天天就爭論吵架，所以佛教會分為很多宗派的原因就是志趣不相同。修淨土的成立「淨宗學會、淨宗學院」，那些人喜歡修禪的，他在那裡成立一個「禪宗學院、禪宗學會」，見解相同的在一起，正如同現在學校分科分系，你喜歡學哪一個科系就選哪一個科系，這叫做見解相同。第二條是「戒同修」，「戒」就是生活規範，大家在一起過共同的生活總要制定公約，我們同住在一起，大家都遵守，這個團體有紀律、有秩序。

第三條是「身同住」，大家共住在一起。身同住，有一點像軍隊一樣，絕對不許可一個人住一個房間。百丈大師的清規，住廣單，廣單就是通鋪。因為眾生的習氣很重，他在大眾之下很守規矩，裝模作樣像個樣子，如果房間沒有人看見，他就很放逸，就懶散放逸，毛病都出來了。佛家教的方法就是晚上睡覺睡在一起，大家都

看到你，睡覺就乖乖的，用這個方法把你的毛病習氣改過來，依眾靠眾。因此如果寺院裡修行一個人住一個房間，他的煩惱習氣不會改，不會成就的，所以一定要睡通鋪廣單，日夜都有人看到，你就不敢隨便，這方法很好、很妙。軍隊裡如果士兵一個人住一個房間，要不了幾天就造反，那就控制不住了，所以一定要睡通鋪，一般睡大通鋪，班長一個一個看到。所以身同住特別的意義一定是睡通鋪，不可以一個人住。寺院裡面一個人一個房間的是執事（管事的）、住持，他要有一個房間。當家師是總務，知客師是訓導，總務、訓導、教務的負責人有一個房間，他是專門有一個寮房，大眾作學生的一定住廣單，所以執事才有寮房。

「口無諍」，決無爭論。「意同悅」，大家住在一塊歡歡喜喜、快快樂樂，身心愉快。「利同均」，「利」是利養，生活一定是平等的。所以在寺院裡所有一切十方供養都是歸公，出家人沒有私產，這就是共產黨講的共產主義，所以我在那邊講，我說佛才是真正共產，他沒有特權，你們還有特權，出家人沒有特權，真正共產，共產是民主。寺院裡面的執事，寺院裡所有人的身分地位完全平等。住持負責人，這些執事（管理事情的人）是選舉，任期一年，所以每年臘月三十，所有一切執事總辭，總辭之後馬上再選舉，新的執事正月初一就上任，所以是選舉。所以佛教的確是共產、是民主，真正共產民主。所以我在那裡講經，佛教跟你們所說的一點都不違背，你們提倡共產主義，這不學佛共產也做不出圓滿。選出來的執事那真叫犧牲奉獻，所有一切生活待遇都是平等的，吃的、住的、穿的都平等，他是替大家服務。大家輪流服務，你不能叫一個人老替大家服務，這不公平，所以他的任期是一年。

但是到了明朝末年以後就出現我們中國人所講的子孫廟，就不是用這個制度。他這個住持，這個廟是他建的，他終生職，他喜歡

傳給誰就傳給誰，這叫做子孫廟，所以佛法才有今天這樣的衰敗，都是不能遵守佛菩薩、祖師的教訓。今天台灣的寺廟可以說都是子孫廟，產業都是個人的。佛光山的產業是星雲大師個人的，他個人有權。從前寺廟沒有任何一個人有權力支配財產，而且很多寺院是國家建的，有些是地方人士所建的，所以寺院可以說都是公眾的，這個制度非常好。以前出家人什麼都沒有，但是生活沒有憂慮，任何寺廟他可以掛單，可以去住，吃住不成問題，修學不成問題，只要找一個與自己修學宗派相同的，他就可以到其他寺院，寺廟沒有理由拒絕他。所以我們要想重建佛教一定要恢復到以往的精神、制度，佛教才可以帶給眾生真實的利益。

底下一個，「同羯磨」，「羯磨」是梵語，翻成現在的意思就是會議議決。佛教裡面的會議很多，雖多，它有一個好處，它不礙你修行，它沒有形式。這個會議多半在吃飯的時候，因為吃飯的時候大家都來齊了，不管你做什麼事情，吃飯都來了，有什麼事情在吃飯的時候宣布，今天有些什麼事情要向大家徵求意見的，就出來報告。報告的時候，小事情報告一次，如果有意見的馬上提出來，沒有意見的就算通過，所以佛教這個通過也不要舉手，也不要說話，你聽了不答應就通過，這是默認就通過，他用這個方法。你有意見，馬上提出來，提出來之後有意見，大家再研究，再提出方法。最重大的事情就是四讀通過，最大的事情是什麼？有人要來出家，要來參加我們這個僧團，這是大事情，這件事情一定要宣布，四讀大家都同意了，都不說話了，我們就可以接納允許這個人參加我們的僧團，來我們這裡出家。出家是一件大事，要四讀通過，次一等的三讀、二讀，小事情一遍，這個方式很好。所以會議雖然多，但是不耽誤，就好像沒有什麼形式，但是確實是徵求每個人的意見，所以它是真實的民主，真正的共產，所以僧團裡都可以實現的。

，為什麼？他是「見和同解」，他有這麼樣高的道德水準，他有這個學識。所以你就曉得從前僧團，佛給我們定的規約是非常圓滿，它不多，不囉嗦，簡簡單單的六條規約，這是僧團的基本戒條。

下面跟諸位介紹的是教學的藝術，這也是非常值得讚歎。當時教學亦如我國孔子，釋迦牟尼佛當年也是周遊列國，佛門的術語叫講經說法，現在的話講到處教學，講學、教學。傳來我國始建寺，後有叢林，這在前面跟諸位同修提過。佛教傳到中國來是漢明帝永平十年，傳來之後才建寺，寺是政府辦事機構的名稱，也就像現在的教育部。到唐朝就演變成叢林，叢林就是現在所講的大學，規模很大，制度化了。叢林是非常完整圓滿的大學，也就成為學校了。後世教學講求藝術表法，講學、教學、教材、教法，所以我常說中國的寺院叢林是佛教的教育跟佛教的博物館結成一體，是這麼樣一種東西。現在的博物館跟學校分開，佛教是博物館跟教學合在一起的，所以這是講教學的藝術化。

在這裡簡單舉個例子，前面的項目不必說了，佛教很重視音樂、美術、雕塑、建築，這地方略略的給諸位介紹，你就曉得它表法的意思。譬如供佛像，通常我們供佛像，當中是佛，兩邊是菩薩，一佛二菩薩，這很普遍的供法，這代表什麼意思？佛是代表本體，菩薩是代表從體起用。菩薩為什麼供兩個？作用裡面有兩大類，一個是智慧，一個是行動，智與行，這代表這兩大類。也就是一個代表理論，一個代表實踐，表這個意思。像淨土宗供西方三聖，當中供的阿彌陀佛代表本體，無量覺；觀世音菩薩代表行，慈悲，慈悲是行（行動），是實踐；大勢至菩薩代表智慧，我們的行為要依智慧不能依感情，所以行為要依理智，它代表這個意思。通常一般有些寺院當中供養釋迦牟尼佛，旁邊供養的是阿難尊者、迦葉尊者，阿難是博學多聞，迦葉尊者是苦行僧，所以阿難代表智慧，迦葉代

表行持。華嚴宗裡面供養華嚴三聖，當中毗盧遮那佛代表本體，文殊菩薩代表智慧，普賢菩薩代表實踐。所以是當中表體，兩旁代表一個是智，一個是行，它表這個意思，所以一點迷信都沒有，時時刻刻提醒自己，這是一般供佛表的意思。

天王殿，這是正規的寺院，所以寺院的建築都表法，都含有很深的意義。第一個建築物一定是天王殿，換句話說，這是入佛門上第一課。天王殿裡面供的有五尊佛菩薩形像，當中是彌勒菩薩，彌勒菩薩的像是造的布袋和尚。布袋和尚示現在五代後梁的時代，出現在浙江奉化，蔣總統的故鄉，出現在這個地方，我們現在造的彌勒菩薩像就是造的他的像，把它擺在天王殿的當中，所以你一進寺廟門，頭一個看到他。他笑咪咪的，肚皮很大，這代表「生平等心，成喜悅相」。我們對人一定要歡歡喜喜，一定要能夠包容，肚皮大，肚量大，要能包容，這就是什麼樣的條件才能入佛門？入佛門必須要有這個條件，要有容人肚量，要能夠歡喜對人，這才能夠入門。

旁邊這是四大天王，四大天王護法神，護誰的法？護你自己的法，是這個意思。東方持國天王代表負責盡職，持是保持，國是國家，什麼樣的身分一定要盡到自己本分的責任，提醒我們這個，我自己的責任有沒有盡到。儒家所講的五倫十義，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，什麼身分的有什麼樣的義務，所以塑這個像在這裡是提醒我們這件事。南方天王的名字叫增長，它表的意思是日新又新，就是天天求進步，雖然我做好了，做好了沒有再求進步不行，不進則退。他教你天天求進步，做好還不行，還得要求進步，明天比今天做得更好，它代表這個意思。西方跟北方天王是教給我們方法，如何把前面兩個目標能夠達到？西方是廣目天王，北方是多聞天王，這個意思就教給我們博學多聞。廣目叫你多看多聽，「讀萬卷書，行萬



里路」，你能多看多聽，你的智慧就增長，你才能夠天天進步，才能夠把你自己本分的責任做到圓滿。所以護法神是護這個法，不能把他看作神明。你去磕頭燒香，供養香花水果他就保佑你了，那是笑話，那是錯誤的。

你明白這個意思，所以你一接觸就提醒自己，這就是真正保佑。時時刻刻在提醒你，使我們不至於墮落、退轉，所以你就可想而知它的用意之深。它所有一切設施都含著有很深的教育意義，所以它是教學工具，它都有表法的意義。所以我們從前不知道，認為這是多神教，搞這麼多神神怪怪的，那是我們誤會了、錯怪了，以後真正明白才知道人家用意之美。在那麼多年之前就能把教學帶到了藝術，這是很了不起的構想，是真正的智慧。

底下一段是講果德，大智大覺，顯示大慈利樂有情，大悲是教化眾生，給予一切眾生最豐饒的利益，以真誠之心來教育世間。從佛教史上去看，從各宗的傳記我們曉得每一代依照這個方法理論修學成就的人很多。

末後的結論，簡單說迷、染、惡業，這是屬於跡。佛性、正智，這是根本，本既存而跡可消，罪可滅而佛可證。所以我們從前沒有接觸到佛法，造作很多罪業，這不足以為憂，決定可以消業，決定可以滅罪。佛是我們的本性、本能，既然是本有，決定可以恢復，我們從這個地方建立清淨堅固的信心。不好的習氣一定要捨離，如果是修淨土，單單念一句阿彌陀佛，久之成熟，萬境如如，只要認真努力去做。每個人的成就早晚不相同，大小也不一樣，這是與個人的善根、努力成比例。「當知佛法，方便多門，不拘形式，經權互用」，「經權」就是一般講縱橫，經線是縱的，緯線是橫的，這就是沒有一定的形式。「利物濟生」，「物」就是一切有情眾生，給他真實的利益，救濟一切苦難的眾生。「一切妄情迷執，非達

佛旨者也」。許多人對佛教誤會，這是他對於佛教真正的利益、佛教教學的宗旨不了解，所以才產生誤會，因此必須要真正對佛法有認識、有修學的人來大力宣揚。好，謝謝諸位。